

女性主義二步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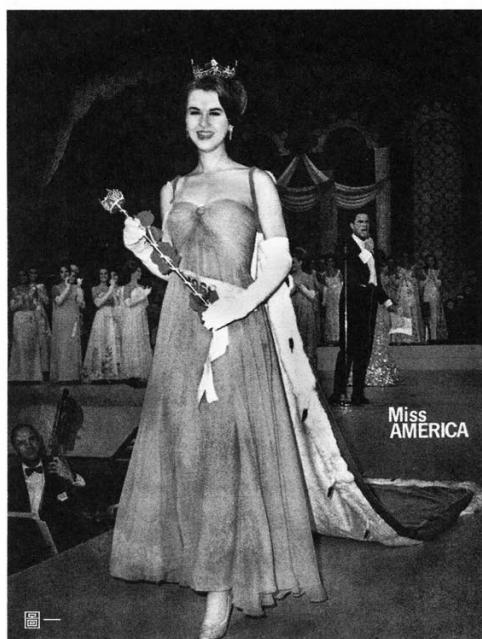
兼談文晶瑩裝置作品

文晶瑩的手法既輕鬆，又帶點黑色幽默，使觀眾未至於望而生畏，有別於其他激烈婦解分子，將衛生巾和經血堆塞眾人面前，惹人反感，假若這不是藝術家經過深思熟慮，對表達技巧作出恰當取捨，大概便沒有所謂匠心獨運了。

火燒連環船

九月天的美國東岸新澤西州，偶爾會吹來一陣微弱海風，但天氣依舊有點悶熱。當頭戴后冠，身穿露肩輕紗的班斯（Debra Barnes）小姐徐徐推開亞特蘭大城市會館大門，迎接這位剛剛唱完電影《獅子與我》主題曲《生存自由》（Born Free）、贏得熱烈掌聲，並光榮獲選的一九六八年美國小姐（圖一），並不是鎂光燈和雀躍的新聞記者群，反之，竟然是隻同樣雀屏中選、頂戴皇冠、一臉無辜、不知所措的白綿羊。這隻贊臭動物，被拴在一個堆滿了不同款式尺碼乳罩、化妝品、Playboy雜誌、假眼睫毛、絲襪吊帶、高跟鞋、噴髮膠和各色淫穢物的垃圾桶上，牠背後一扇排開，全屬臉黑氣結、神情嚴肅、令人不寒而慄，來自迥異背景、種族和階層的婦女們。

這群太太小姐兵團人數肯定不下四百名，大多是成年白種婦女，同時基本上擁有一個共通點：其一，都是衝着班斯小姐和選美活動而來；其二，全體隸屬紐約激進婦女會。她們七嘴八舌，指指點點，向着代表全國最漂亮的女「性」喝倒彩……



圖一

這就是婦女運動史上最高潮一幕，亦即俗稱「火燒乳罩」的「婦權運動第二波」。這個所謂「第二波」，人們一般喜歡以一九六四年作為起點，因為那一年，受惠於甘迺迪行刺事件而宣誓就職臨時大總統的約翰遜，為了加強競選連任力量，提出了「美麗社會」（Great Society）這個新措施，希望憑藉照顧貧困和弱勢社群，消除各種社會不公，令民主黨員從紛亂中重新找到方向，團結起來。在這個大方針下，國會的女權相關事務部不日便提交了報告，並且替婦女運動作出正式的評估和確認。

事實上運動似乎以一九六三年作為啟始更合適：那一年，費頓（Betty Friedan）出版了擲地有聲的《女性之神秘》

翟宗浩

(The Feminine Mystique)

書中大量引用弗洛伊德對性、同性戀與心理分析的議論文字，以及《金賽博士性學報告》的內容。費賴以第一身體經驗，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和緊隨的科技進步，如何影響女性社會立場，加以透切詮釋。從心理角度看，數目龐大的美國士兵從歐亞戰場回歸祖國，他們與電影中之戰地英雄形象大相逕庭，倒彷彿似一批被死亡嚇破膽的小學生，匆匆趕回家裏，躲藏在母親、妻子或情人的懷抱中。然而他們很快發現，從前小鳥依人的美國少女們，早已長大成人，在溫柔外表下，是一副被戰事後勤重擔磨練得獨立、剛毅、果斷而英明的靈魂，於困難時期她們脫胎換骨，踏實地成為社會骨幹。

與此同時，高等教育在征戰時期為求彌補學員人數，全



圖二

戰爭與機械，將前世代之高科技和學術理論，眨眼間全線投入實際應用領域，然而和平蒞臨令生產軍需品的企業陷入困境。為了應付新的轉變，工廠和商人靈活地將目光聚焦於軍人歸國對成家立室的強烈訴求，於是乎各種家庭用品和新穎電器應運而生，從前主婦們管管役役，得到洗

宣言時代

始於一九六三、六四年的婦權運動第二波，經歷四年催生期，終於結晶成為舉世震驚的「火燒乳罩」事件（圖三）。可惜翻查當天目睹人證紀錄，內容雖然色香味俱存，唯獨未見有烈焰熊熊的描述，更加找不到太太小姐們於現場脫得精光的香豔鏡頭。根據新聞記者事後報道：異常憤怒的女士們，的確雲集亞特蘭大沙灘邊緣，即長長木造的海濱走廊側，並且嘗試燃點起那個堆滿了乳罩，被命名為「自由之甕」的垃圾桶。正是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，現場戒備的警察和消防隊，立刻以燃燒會引致長廊失火，嚴重影響公眾安全為理由，對童星出身的婦運領袖摩根（Robin Morgan）作出啟發性勸喻……

不管一九六八年九月九日（一說九月七日）女士們曾否成功將內衣火化，她們也並非男士不可！

衣機、乾衣機、吸塵機、冷氣機、洗碗機、榨汁機等的幫助，一下子變得清閒（圖二），讓她們有了空間和條件，對自己與丈夫（男性）的關係，以及社會的功能和位置，重新加以審視。

糟糕了！潘多拉的匣子一旦打開，大

量平日不在意的細節，被放大鏡一照，無所遁形，當中關係男女性別產生的歧異和紛爭，更加被婦解分子詳細歸類分檔，有條不紊記錄，很快便整編成理論和辯證，於是乎系統化的婦女研究宣告誕生。

的駭人舉止，在傳媒推波助瀾下席捲當天世界新聞，同時確立了「火燒乳罩」在歷史上的位置，成為婦解運動往後一個旗幟鮮明的象徵符號，同時亦替社會製造出另一個粉紅色的美麗謊言。



換個角度看，第二波婦女運動的真正意義，應該是喚醒公眾：佔據世界總人口半數的婦女，一直不懈地尋找自身合理、合法位置，故此才有婦權運動第二波等不同分期。相比第一波的規模肯定遜色得

多，它只包括十八、十九世紀統治階層的夫人和女兒，予以個人權利和政治地位的質詢與確立；因此史學家習慣稱之為貴族婦解期，而有別於上述中產白人婦女推動的第二波。從影響力而言，「火燒乳罩」傾全力讓婦女教育、工作、墮胎及投票主權，正式納入政府決策議程，促使女性走出廚房向前跨出一大步。

隨着交通、資訊和傳媒速度的突破，「自由之甕」令全世界的女性，尤其第三世界和閉鎖國家的婦女，明白到她們作為一個個體，仍然有其他更人道的選擇。進入八十年代，婦女自主自治呼聲更加響徹雲霄，從前一度被父系社會隱瞞匿藏的禁忌，例如

針對女性的家庭暴力、性虐待、強姦、婦女販賣、性別歧視、非肉體性侵犯（包括偷窺及跟蹤）、未成年強婚、宗教性器官閹割，諸如此類，全部被相關者、受害先不談新舊多寡所引發的諸種困擾，藝術人和熱心人士重新翻案檢視；由於覆蓋和原生擁有的光環，即文化藝術所代表，形

層面無遠弗屆，人們簡稱曰第三波或全民婦女運動……它從八十年代啟動，並且一直延續到今天。

話說回來，也許一九六四年真算個多事之秋，與如火如荼的婦解運動同時並進，乃美國為參與越戰而大規模徵兵，以及四月二十一日沃豪在紐約華特（Eleanor Ward）的馬廐畫廊（Stable Gallery），將印刷上Brillo字體的紙箱稱為「藝術品」，並且公之於世，結果引爆了抗拒抽象表現主義和著名藝術評論家堅伯格（Greenberg）一言堂的新一輪（普普 Pop Art）藝術運動。很多藝術愛好者不大接受堅伯格的文字，認為理論過份深奧，其實如果大家能心平氣和，從歷史角度去解讀，他的推論便顯得明白清晰。西洋藝術由中世紀開始，經過文藝復興、巴羅克、洛可可、寫實主義、浪漫主義，一直發展至十九世紀末，基本上都環繞講故事這個形式，學術界稱之為敘述文本。「敘述」

一個基本共通原則就是對現實作模仿，然而攝影術出現，將上述功能及特性從繪畫和雕塑手中攫奪掉，結果藝術一方面從「寫真」國度得以解放，卻同時被送入喪失大方向的混亂迷宮。

這個所謂「混亂」，最明顯反映在潮流交替的速度上，之前需要百年才能凝聚成新風格，現在兩三季便可以推陳出新。先不談新舊多寡所引發的諸種困擾，藝術

而上（非物質性）的桂冠，一下子被「進步」（例如攝影、電影、電腦科技）強制宣布破產，導致西方文化呈現斷層危機。人文科學不穩定，再碰上第二次世界大戰，令人心更加惶恐，昔日賴以平衡的道德和社會標準，被新一代藝術家視為麻醉公眾的陳腔和伎倆，他們以達達藝術和存在主義等形式，向宗教作出嘲笑、唾罵和宣戰——在如此大環境之下，堅伯格嘗試往紛糾中求取一絲恆定，並且着手建制他醉心的紐約學派（New York School）。

文晶瑩鋌而走險創作

傳說中孫悟空還未成名前，到處翻尋兵器，終於看上大禹治水時，插在東海深淵龍王宮內的「定海神針」，猴子偷偷將「神器」拔出，結果引起排山倒海風浪。事實上六十年代紐約的堅伯格，同樣要尋覓他那枚「定海神針」；當時世界藝壇因喪失了千年以來，評鑑孰是孰非的標準，呈現群龍無首局面，很可惜藝術評家全力欽點的抽象表現主義畫派，經不起風浪，轉眼又被下一波浪淹沒。

雁過留聲，如果堅伯格於藝術史能留下足跡，肯定是他對現代和後現代藝術訂立的明確指引：視覺藝術從此將會由外觀（真和似）追求，轉變成藝術本質的探索。轉瞬間，藝術家們放棄了往日對寫實追求的熱情，傾全力去探究藝術之為何物。答案無窮無盡……然而尋找寶藏的人



圖四

完全正確！當代藝術就是各式各樣藝術宣言的總和，算是「宣言年代」，而女權主義者的吶喊肯定屬於其中一把聲音，不大也絕對不小！

一月八日，參觀了「伙」炭十

周年的藝術家工作室開放日，看過不少年輕藝術家的新作，在眾多有趣作品當中，印象較深刻的，要數文晶瑩和她的剪紙。剪紙這玩意在中國民間流傳久遠，一般都用作紀事、慶祝和裝飾；而藝術家能夠將這種舊媒體，重新賦予生命，僅此已經值得讚賞，不過在細訴文氏作品諸多好處之前，倒想探討一下當中的困難。

大學時代寫過論文的人，肯定能夠理解「大題小造」的尷尬，這個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藝術與金錢掛鉤，一九七〇年刻意往美國猶他州鹽湖城東北岸，以石頭和泥土堆砌出一個龐大（長一千五百英尺）的螺旋造型，完成後更加利用山上降雪量，決定每年湖水多寡，導致水位改變，讓作品大

部分日子淹沒綠波中（圖四），令到把藝術當作投資物、搖錢樹的凡夫俗子望洋興歎。史氏無疑有力表白了個人立場：即藝術不是商品，不允許買賣，同時亦替藝術本質作出不一樣的界定，成就了另一個宣言。

部分日子淹沒綠波中（圖四），令到把藝術當作投資物、搖錢樹的凡夫俗子望洋興歎。史氏無疑有力表白了個人立場：即藝術不是商品，不允許買賣，同時亦替藝術本質作出不一樣的界定，成就了另一個宣言。

談的，前輩高人也都講過，厚厚的专业論文一大疊，珠玉在前，故此能突圍而出，從中找到有見地的新觀點機會甚微。另一個限制女權運動於本土發展的阻力是，亞洲人農耕傳統，鄉下的父母都希望能多添男丁，為家庭提供生產勞動力，如此，早已無形根植下重男輕女觀念，當性別歧視一旦成為無須明文規定的社會法，要透過藝術去扭轉惡習，真是談何容易！既然「天時」及「人和」欠奉，究竟香港能否為藝術家提供「地利」呢？文晶瑩這一次火炭展出，場租、器材和刊物印刷費用，部分來自藝術發展局，倒是帶給人意料之外的驚喜。

讓我們回到女性主義藝術的討論：一



圖五

事」等蕭索之感，以加強作品感染和控訴力！無論如何，這種種巧妙安排，除了把傳統剪紙藝術重新包裝，於較深層面，更把這個為女性囊括包辦的傳統工藝，由匠人、民間、低層次，一下子提升到廟堂上，從而勉強男士們必須正視它的存在。如果藝術家的剪裁技巧未曾令閣下折服，則不妨仔細欣賞她對女娃形象的剪影：微微捲曲往外挑髮式、五短身材、肥大手臂

盡頭卻只有四個指頭……這明明白白就是一組可愛漫畫造型。哎喲！還有從四方八面冒出來，來歷不明的手，它們為何數之不盡，揮之不去？為何要重重包圍小女生？究竟「怪手」們要得到什麼？

文晶瑩透過一大堆簡化而帶點卡通趣味的形象，建設和鋪陳各種環境、描述了不同故事、討論不尋常現象。然而她的手法既輕鬆，又帶點黑色幽默，使觀眾未至於望而生畏，有別於其他激烈婦解分子，將衛生巾和經血堆塞眾人面前，惹人反感，假若這不是藝術家經過深思熟慮，對表達技巧作出恰當取捨，大概便沒有所謂匠心獨運了。

「主義」，如果只是一些蒼白口號，自然會淪落為營養不良的廣告畫，又或者政客的虛與委蛇；反之，藝術家天職就是將一些有意義的想法，加以過濾和雕琢，以及昇華，令作品歷久常新，百看不厭。如果從這個角度出發看，文晶瑩的作品無疑置身險境，因為女權運動本來就是一句誇大宣言，故此作家對問題考慮稍欠周詳的話，就找不到自身的獨立觀點和視野，很容易便會變成面目模糊的應聲蟲。

文晶瑩的剪紙藝術，一反前人習慣，放棄了喜氣洋洋之追逐，拒絕採用彤彤紅紙……真搞不清楚她選擇素白顏色，純粹出自無心，還是刻意要讓人聯想起「白

（作者是香港藝術家。本文圖片由作者提供。文晶瑩作品另見彩頁頁九一。）

文晶瑩裝置藝術



「重寫歷史：文晶瑩裝置藝術」展已圓滿結束。文晶瑩創作構思源自：許多女性都有被非禮的經歷，近年香港非禮案數字不斷攀升，「分享非禮經驗」更是一個香港流行的網上討論區的長期話題，可見問題嚴重。作品「重寫歷史」和非禮的議題有關，作者通過剪、雕、鏤，破壞與重建紙張去釋放感覺和想像。「重寫歷史」有五個版本：文字創作、剪紙、動畫、裝置和互動裝置。

——編者



(另見文頁九三。)